

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铜钺的年代及其他

张文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在青海青铜时代诸多铜器当中, 直内卷角铜钺是格外惹眼的一件铜器。此钺是一件非实用器物, 年代或可早到商代早期。它与周边地区同类器物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应该是在当地制造的。它是青海地区作为多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前沿地带的又一例证。

关键词: 青海地区; 青铜时代; 直内卷角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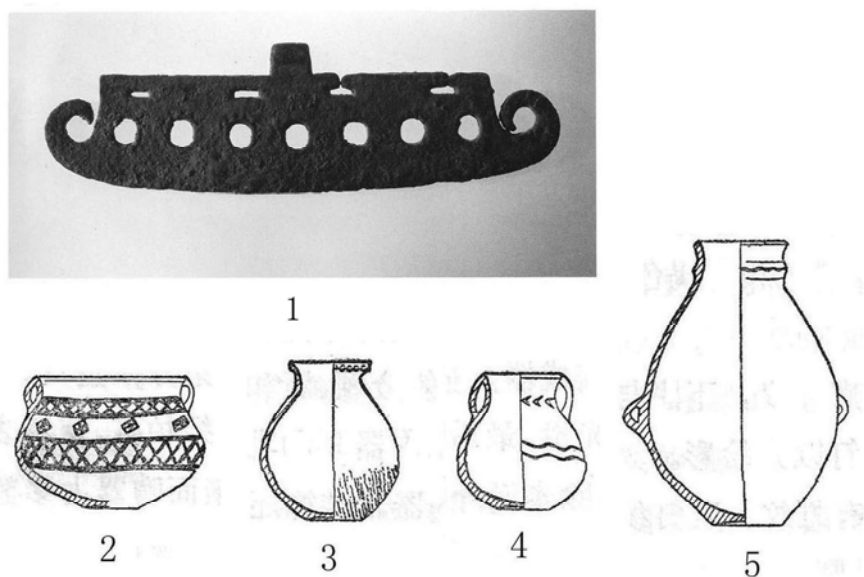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上个世纪 80 年代, 在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墓地卡约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铜钺。此钺钺身宽扁, 呈长条状, 上有一字形排列的七个大小近乎相同的圆形穿孔, 孔周有一圈突起, 弧刃, 刃角反卷, 自然形成孔状。有肩, 近肩部有 4 个长方形小穿。肩部正中有一长方形小内。体长约 28 厘米, 宽约 8 厘米¹ (图一: 1)。此钺暂称为“直内卷角铜钺”。

阿哈特拉山墓地卡约文化墓葬出土的这件铜钺, 形制特别, 体量大, 在青海出土的青铜时代铜器中甚为少见, 因而格外惹眼。关于这件铜钺, 以往研究者曾就其文化性质及用途等做过一些推测, 如有研究者笼统地将其定为卡约文化², 也有研究者认为, 此钺“做工精细, 造型优美, 应非实用器, 可能用作仪仗。”³, 至于年代等其他方面问题, 则讨论甚少。现结合相关材料, 就此钺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略作分析如下。

阿哈特拉山墓地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乡托龙都村南, 是卡约文化一处典型遗址。1980年,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曾在此进行过发掘, 共清理墓葬217座, 材料尚未全面发表。据报道, 铜钺出自该墓地M12⁴。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知, 在M12中, 与直内卷角钺共存的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腹耳壶等 (图一: 2-5)⁵。对于这些陶器及M12在卡约文化序列中的位置, 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俞伟超先生认为, M12属于卡约文化中期偏早, 年代晚于卡约文化一期的M179⁶。许永杰先生则认为, M12代表了卡约文化的最早阶段, 年代应该早于M179⁷。

从M12与M179两座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看, M12随葬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腹耳壶, M179随葬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 两座墓葬器物组合基本相同, 年代上应该比较接近。同时, 就M12出土陶器的形制及装饰而言, 均具有卡约文化早期陶器的特征, 如大口双耳罐、划纹罐腹部下垂明显, 大口双耳罐器表饰彩绘网格纹等, 所以, M12应该属于卡约文化的偏早阶段。另, 据C14测定数据, 阿哈特拉山M12的年代为距今 3555 ± 130 年 (经树轮校对)⁸, 则M12的年代或可早到商代早期, 铜钺的年代当不晚于此。



图一 直内卷角钺及共存陶器

1 铜钺 2-5 陶器 (M12: 13、M12: 17、M12: 16、M1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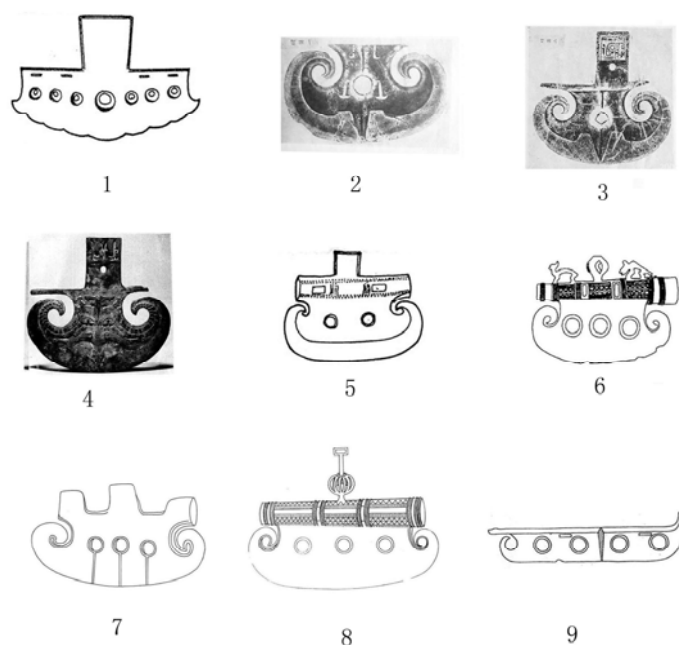
从形制观察，阿哈特拉山墓地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有内、有穿。内作纳柩之用，穿当用于系绳固定，两者都是很实用的设置。钺身上一字形排列的七个圆孔及刃角作成反卷状，似更多装饰作用，显示此钺可能非实用之物。对于一件实用器而言，这些装饰既显得多余，也会使铜器的铸造更为复杂。另据介绍，阿哈特拉山墓地M12随葬品较为丰富，除上面提到的陶器、铜器等之外，还随葬大量羊角，数量多达108对⁹。该墓墓主身份应该比较特殊。若再考虑到该钺体量较大，则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当有特殊的意义和用途，或可能是一件用作礼仪或权利象征之物，而非一般性实用之器。这与典籍和西周金文所载的商周时期大型钺往往用作政治、军事权力象征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

在以往田野报道中，这种直内卷角钺极少见。在青海地区，目前见诸报道的，也仅此一件。在传世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曲齿弧刃式”铜钺倒是值得关注。此钺钺身宽扁，呈长条状，上有一字排列的七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穿孔，刃部呈波浪状，刃角略反卷，有肩，近肩部有4个长方形小穿。肩部正中有一长方形内（图二：1）。上博收藏的这件铜钺出土地点不详，其年代被断在西周早期¹⁰，断代依据并不清楚。仅就形制而言，上博的这件藏品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铜钺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如前者钺身较后者稍显狭窄，刃角反卷程度也不及后者，钺身上的小孔大小不一，刃部呈波浪状、肩部正中长方形直内也较后者宽大等，这些差别是否具有年代意义，目前还难以断言，但此钺钺身宽扁，呈长条状，上有圆孔，直内、有穿等的基本形制特征，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相同，二者当属同类器物无疑。若此，则青海直内卷角铜钺的发现或为追寻上博这件铜钺的来源和断代提供了一个线索，同时，上博所藏这件铜钺刃部波浪状的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此类器物的非实用性。在此，也有必要就直内卷角钺与以往所谓的“异形钺”之间的关系做些讨论。

多年前，李学勤先生曾对“异形钺”做过专门的讨论，并将它们区分为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类型，认为“这些异形钺的时代估计都差不多，即相当商代晚期。”而且，这些异形钺与西亚、埃及的钺存在着相似性，“这究竟是否有传播影响的关系，目前尚难定论。”¹¹。

将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与这些“异形钺”做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直内卷角钺与“异形钺甲型”（图二：2-4）、“异形钺乙型”（图二：5-8），均有相似之处，如宽弧刃、刃角反卷等，直内特征与甲型钺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有肩的特征则是甲、乙两型器物所没有的，因此，直内卷角钺似难以归入其中任何一个类型，或可作为“异形钺”的另一新的类型，以示区别。

在目前已知的所谓刃角反卷类的“异形钺”诸标本当中，《双剑謠殷契骈枝续编》著录的两件标本出自陕西西安¹²，北京征集的一件标本传出榆林¹³，其余则多为传世品，出土地点不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出土地点明确，年代也是诸多标本中最早的，由此，以往讨论的“异形钺”诸标本可能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是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而且，来自后者的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其他铜器上。在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¹⁴上，可以看到与直内卷角钺相同的卷角风格的装饰（图二：9）。所以，我国北方地区所见“异形钺”，即使受到来自西亚等地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当是间接的，而更直接的影响应该来自西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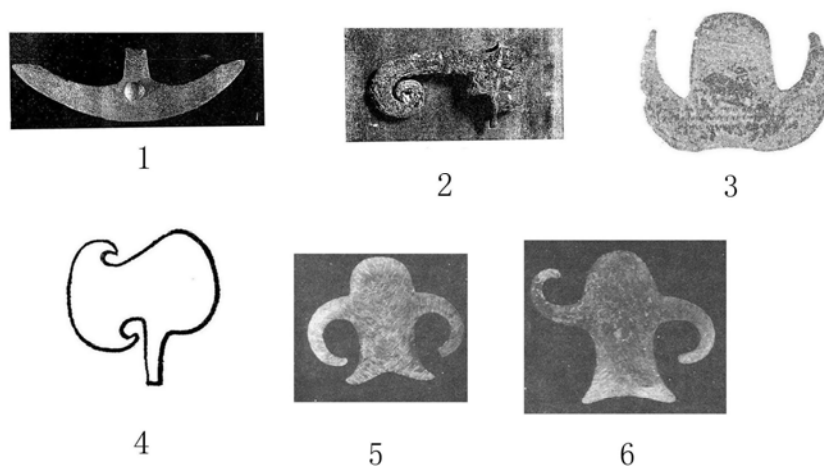
图二：中国境内卷角铜器举例

- 1 直内卷角钺（上海博物馆藏品） 2 3 铜钺（引自《双剑謠殷契骈枝续编》）
4 兮钺（引自《欧洲所见中国青铜器遗珠》） 5 铜钺（上海博物馆藏品） 6 七孔铜钺（北京征集）
7 8 “片云戚”（《博古图》、《西清古鉴》著录品） 9 铜刀（淳化史家源）

如前文所述，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钺的年代当不晚于商代早期。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尚不见早于它的同类器物，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直内卷角铜钺是原生于青海地区，抑或另有来源？

从一个更广泛的地域考察，在境外一些年代早于直内卷角钺的斧、钺之类的铜器上，可以看到与直内卷角钺相同或相似的一些因素。在古埃及、西亚等地，在公元前第3千纪就流行一种锚形钺，弧刃，刃阔如月牙状，与刃相对的背部中央有一方形内，用以纳柃，固定钺身（图三：1）¹⁵。此类铜钺的直内、宽扁状弧刃、刃角上卷等特征，与直内卷角钺颇为相似，只是刃角反卷不及后者幅度大。不仅如此，这种卷角风格的装饰在中亚等地

的前2千纪铜管釜啄上，也可以见到（图三：2）¹⁶。此外，在地处南亚的印度出土的早期铜器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与直内卷角钺类似的元素。在印度铜兵器当中，见有一种铜斧¹⁷。此类铜斧宽弧刃，刃角反卷，且反卷程度大，更类似直内卷角钺（图三：3）。在印度河谷地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斧形剃刀¹⁸（图三：4）以及印度北部前二千纪中期的赭色彩陶文化的铜质人形器¹⁹上，也可以看到卷角风格的装饰。后者体薄，被认为具有特殊功能（图三：5）。虽然在目前的资料情况下，尚难以确指直内卷角钺上的一些相似因素究竟是受到来自西亚，还是南亚的影响，或兼而有之，但是，直内卷角钺受到外来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图三：境外相关铜器标本举例

- 1 锚形钺（以色列） 2 管釜铜啄（中亚地区） 3 铜斧（印度）
4 斧形剃刀（印度摩亨佐达罗） 5 铜人形器（印度）

在注意到直内卷角钺受到外来的影响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直内卷角钺也有一些特别之处。比如，无论在西亚和埃及的铜钺上，还是在印度所见卷角铜器上，均看不到直内卷角钺身上孔周起缘的装饰。这种装饰可能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装饰²⁰。直内卷角钺有肩的特征，在这些地区的铜钺上也很难见到。另外，直内卷角钺在功能上可能也有别于古埃及、西亚等地所见锚形钺。从前三千纪后半叶达沙舍墓葬出土的反映的埃及军队攻战场景的浮雕上，战士手中所持的显然是锚形钺一类的宽弧刃武器²¹（图四），这与直内卷角钺可能用于非实用目的有所不同。在这里，实用器被礼仪化。



图四：达沙舍墓葬出土浮雕所表现的埃及军队攻城场面

综上，青海地区出土的这件直内卷角铜钺，一方面，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具有一些地方性因素，应是两者融合的一种产物。

甘青地区是我国青铜时代早期重要的冶金中心之一。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铜器标本中，有不少即出自这一地区，如马家窑文化的铜刀、齐家文化的铜镜、四坝文化的四羊铜杖首、铜矛等。尤其是四坝文化的四羊首铜权杖采用的分铸镶嵌技术，已显示出较高的铸造水平，在同一时期铜器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些标本的年代要早于卡约文化的这件直内卷角钺。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直内卷角钺在当地制造，至少从技术层面上看，是有可能的。

如果以上认识不错的话，那么，直内卷角钺的发现无疑有着多方面的意义。直内卷角钺的年代大体可以早到商代前期。如果考虑到在西宁发现的卡约文化铜鬲以及上半主洼发现的铜刀，那么，年代早到商代前期的卡约文化铜器，就已经不是零星的个别标本，而是一组标本。卡约文化铜器早到商代前期大可不必怀疑。

直内卷角钺形制特别，体量较大，是一种具有特殊的意义非实用器物，而非一般性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约文化潘家梁墓地出土的铜斧当中，多数标本未开刃，有的刃部有凹口，显然也不是实用器。在卡约文化铜器中，包括斧、钺等在内的如此多的大型非实用铜器的出现，耐人寻味，背后的原因着实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直内卷角铜钺标本数量稀少，不仅在卡约文化中，而且在青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也较为少见。在这种铜器之上，可以看到多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出青海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联系。同时，它又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它们应该是在当地铸造的，而不是从外面直接输入的。直内卷角铜钺为我们提供了青海地区作为多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前沿地带的又一例证。

参考文献

-
- ¹ 青海省文物处等：《青海文物》，文物出版社，1994 年 4 月。图版 56。
- ² 同注释 1。
- ^{3 4} 刘宝山：《青海的青铜斧和青铜钺》，《文物季刊》1997 年 3 期。62 页。
- ⁵ 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考古学文化论集》（3），文物出版社，1993 年。
- ⁶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 年 6 月。203 页。
- ⁷ 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考古学文化论集》（3），文物出版社，1993 年。
- ⁸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 年 6 月。
- ⁹ 周庆明：《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兼论我国古羌人的起源》，《中国历史文物》，1984 年 3 期。16 页。
- ¹⁰ 马承源先生：《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7 月。第 68 页。图 10。
- ¹¹ 李学勤：《“片云威”的故事》、《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139 页。
- ¹² 于省吾：《双剑謠殷契骈枝续编》，1941 年。附图一、二。
- ¹³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新征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 年 12 月。图十八。
- ¹⁴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新发现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 年 1 期。
- ¹⁵ Ben-tor, Amnon. ed.,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Israel,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late 18.
- ¹⁶ Forte, Maurizio. ed., Virtual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7. P204.
- ¹⁷ 周纬：《亚洲古代兵器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 月。图 66：5。
- ¹⁸ Wheeler, Mortim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the Indus Civilization. Cambridge :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3. Fig. 10: 8.
- ¹⁹ R. Balasubramaniam, ect., Studies on Ancient Indian OCP Copper. 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37.1 (2002). P3. Fig 1. 据热释光法测年，赭色彩陶（OCP）的年代范围是 2650BC -1180BC。也有研究者将其年代定在 1100-800BC。一般倾向于将其年代断在前 2 千纪中期。参见 An Encyclopaedia of Indian Archaeology, edited by A. Ghosh. New Delhi, Munshiram, 1989, P74.
- ²⁰ 张文立、林沅：《黑豆嘴类型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 年 5 期。
- ²¹ Amihai Mazar,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Bible, Cambridge : the Lutterworth Press, 1993. P144.4:26.

The Bronze Yue with a Vertical Na and Two Curved-points Unearthed in Qinghai Region: Its date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ZHANG Wen-li

Abstract: Among the bronze objects from the Bronze Age unearthed in Qinghai region, the bronze Yue with a vertical Na and two curved-points is the noticeable one. It is not to be used for practice. Its date maybe li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hang dynasty. It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e ones of the same kind objects discovered in the neighbourhood regions, and meanwhile, has some regional ones, too. This bronze Yue is made locally. It gives us another example which illustrates Qinghai region as a forward zone for the crashe, exchange and merg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Keywords: Qinghai region the Bronze Age the bronze Yue

收稿日期: 2009-12-30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张文立, 男, 历史学博士,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